

書經大全五終

特別
412
16
18



中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
 篇按費音秘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
 也疑當時音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
 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
 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
 多方音多方音方介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
 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恠周取
 殷之易音異及讀此八篇又恠周安殷之難



也。多功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
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
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
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
主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
漢道德比之殷猶硤硤石次之與美玉然王
莽公孫述影翳音放音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
武成功若建瓴音盛音零謂覆然使周無周公
則亦始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
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諸誥等篇當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宋周

衣兼及今明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林氏曰
即淮夷之路氏甲氏也則謂之淮夷如春秋
狄之有路氏甲氏也則謂之淮夷如春秋
監同政奄又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
王即政奄又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
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歸京諸侯來
氏曰雖普告多方所以處殷之舊國○呂氏曰
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之舊國○呂氏曰
王崩以喜亂之徒所以思殷之情不造實則天
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情不造實則天
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者性傷生者一齒百疾
萌也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
力也成周八百之年多士既踐奄而獨告新
多邦也故視相入略多士既踐奄而獨告新
邦也故視相入略多士既踐奄而獨告新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守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守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王征奄滅之五月還鎬京○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乃自武王是年三月戊辰來○政後第二番叛也多方○政後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政後自奄乃奄之第○政後告多方也○政後月朔一已五日也○政後即二月一已五日也○政後

二月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王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有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
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
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
天命不可妄于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
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呂氏曰徧告
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餘邪遺疾猶或
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
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
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矣宴刑措首
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

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
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
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
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
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評乎息矣况望有
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
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
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

有缺文則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

救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憤日欽躬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
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
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過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
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盡其心敗其家
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
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
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聲民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
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

也○**串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天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千一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曰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不惕然內愧乎
紂之則曰天佑之則曰紂命不
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之所奪非
人力所能支天之與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
為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
可有他志也○保享于民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
也○串氏曰曰義民知義之民也集之以時三宅無義
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求
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
百為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葉氏曰簡如簡

慎厥麗乃勸厥民利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

要囚矜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去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
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
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
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
滅也○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
誥告以見前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
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
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
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

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
所以別必列媯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告以誥辭
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
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各達天命瑣屑有
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
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孔氏曰惡
說布在天下○弔氏曰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
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質
屑之惡極口歷
數一有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喪去聲下全天降時喪有

邦間之間又去聲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集圖其故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唐孔氏曰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

乃惟爾罔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絜猶

蠲潔丞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丞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醉乎醉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

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季必有指實
而言孔氏掌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
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
知所向方木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
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雍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下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
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朱子
軒云文字只看易曉下文如尚書惟文便不可作
看這兩句謂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克念上智與
不則又有移謂惟聖者如何念曰上智不移如
此則又有移謂惟聖者如何念曰上智不移如
聖則有之既得聖人決不作狂狂此只是移言不
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念不作則流入於狂者進

取曾若徒是也惜如頴子不能拳拳服膺亦
至矣此程子曰聖人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
無害也程子曰聖人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
軟不可思曰睿睿作聖克念則存舍則亡其心之
念不可思曰睿睿作聖克念則存舍則亡其心之
其聖而念之間故克念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
復一曰天命之性復一曰天命之性復一曰天命
氏經曰子曰命之性復一曰天命之性復一曰天命
任習既成則惟可上智與而復一曰天命之性復
其習既成則惟可上智與而復一曰天命之性復
分生於一則遷善與而復一曰天命之性復一曰
紂而能改之遷善與而復一曰天命之性復一曰
有可移之理但惡念也公言愚者暴自棄孔業之
之悔天不之克念也公言愚者暴自棄孔業之
改有可移之理但惡念也公言愚者暴自棄孔業之
而悔天不之克念也公言愚者暴自棄孔業之
通明之稱官六德念居其非大謂可無為惡倘一
也若大之稱官六德念居其非大謂可無為惡倘一
可至哉然而大化之寧有德亦通明之豈極而至於

而克念亦大念則化之其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聖執惟在念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聖執惟在念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聖執惟在念不念則狂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發其能受眷顧之命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啟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音升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聲上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眾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夫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厥命以正爾多方也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

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去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許拱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暨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是呂氏曰：前論夏亡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不克靈承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新安陳氏曰：弘魚曰：克堪二真力則莫能勝，莫能於私欲，故新安陳氏曰：弘魚曰：克堪二已之毅，不能力而非有仁也。以爲已新陳氏之必弘魚曰：非力而後力與天之積力，山鬼而後可。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神與人之積力，山鬼而後可。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愛者，天民毅然，以修其德。是誠可以爲文武之成溫然矣。故上天於是以教之，而使其治。周以爲神，美焉。復簡

也。德者，事神治民之命。尹爾多方，使爲天下之士。責文武之克堪，用德以事神者，也。上旅於先，則能治民者，未有不能。命於後，蓋可以事神者，未有不休。蓋將以簡畀，命於此，見文武之得，事神者，未有不得。於天而治民者，也。於此，見文武之得，事神者，未不文武矣。爾多方，於此，寧不爲之釋然乎。於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因而責其遷善之實也。此章深論去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許拱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暨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是呂氏曰：前論夏亡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不克靈承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新安陳氏曰：弘魚曰：克堪二真力則莫能勝，莫能於私欲，故新安陳氏曰：弘魚曰：克堪二已之毅，不能力而非有仁也。以爲已新陳氏之必弘魚曰：非力而後力與天之積力，山鬼而後可。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神與人之積力，山鬼而後可。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陳氏言曰：光寒暑之可爲愛者，天民毅然，以修其德。是誠可以爲文武之成溫然矣。故上天於是以教之，而使其治。周以爲神，美焉。復簡

爾曷不惠至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
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所停也其宅收其田可
也今爾猶得屈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
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二節責其何不如也
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大
猷曰我周王如又用厥
辟之入謂治其君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
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
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
其不可如此也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
以來與復自
以為正義也

我惟時其救告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
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
反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孔氏曰謂訊之以文詰戰要囚謂誅其禍亂執其朋黨再謂三蓋淮夷叛三謂王即政文叛言屢迪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總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眾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和順

反側媮情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静則身不能事矣身不安静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息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惠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政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脊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改爾田天亦將畀事與矜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登錫於爾啟迪簡拔置之王朝音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安陳氏曰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之教化能修明爾方為能動乃事矣又告以和之居爾庶幾寬綽其心不忌嫉也又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蓋服助敬莫於已而介助資於人庶求賢以謀自介助和敬莫於已而介助資於人庶求賢以而人介助和敬莫於已而介助資於人庶求賢以助登錫爾介如伯正而賢輔德登如錫之士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賢輔德登如錫之士田且將自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所謂大介也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而踐之而新之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志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商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為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為義裁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在僚為義裁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礪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頽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狄爾士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士矣爾雖欲宅爾宅敗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

而也陳氏經曰我豈欲多言以告惟敬告爾以天命命在詳也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音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

能敬于和猶復扶又乖亂則自底音止誅戮毋我怨

尤美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

尤為可見○吊氏曰又白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

倦倦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則猶有餘

語顧眄之光猶睍然溢於簡冊也更端為善之一物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物

命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

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

長聲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

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

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

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常職之美而

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得人為本是以統率群臣將有言於王而先贊
之以尊其為君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禮也
是以成戒于王謂王之當擇所以左右常伯常士
綴衣虎賁之當謂五者之職雖美而自古知恤為
是復嘆息而言謂五者之職雖美而自古知恤為
鮮也所以申其陳戒之義也○臨川吳氏曰伯長民
任事也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於外蓋其職也
也準人掌法武時刑公為宰而兼政於中蓋其職也
衣帷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而贊之曰
氏旅賁氏之類天子神群臣進戒而贊之曰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進戒而贊之曰
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
張設者有行而護衛者有前嗟嘆謂能以五官不
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嗟嘆謂能以五官不
人為鮮哉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入茲

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
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
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

書經卷九

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所以為君也即臯陶與禹
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
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
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
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初
簪友反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初宜反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俊為心故其臣亦

或薦揚為務或委任不為皆非宅也○呂氏曰自
臯陶以九德任三宅者夏后蓋世守以為人之
方夏之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
義民之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
者此乃新安陳氏曰公既嘆也猶無義民則
矣○新告維人商湯文武皆生之恤此歷舉古
之德也無競維人商湯文武皆生之恤此歷舉古
九德之見於躬行陶謨亦俊有九德自寬以遺
謂之德也克俊有德而二陶亦曰九德咸事俊
嘗岐俊與德而二陶亦曰九德咸事俊
能行此當賢而道不以其事天之道至矣有
賢俊此當賢而道不以其事天之道至矣有
信能且致告以叙其君之實政之要也戒以
名而君臣各盡其道此為君之實政之要也戒
夏之君如忱恂其禮說此為君之實政之要也
綴衣虎賁之忱恂其禮說此為君之實政之要也
三宅使人君不致輕者周公養原之精意也表
之職使人君不致輕者周公養原之精意也表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主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
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呂氏曰非人才果
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後德是任
效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
後信乎存十二
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
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
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
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
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
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
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
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
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

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下音異同齊畿甸之協則純
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
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陳氏
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
其大者湯升天位當於平即不墜上帝之命謂大治天
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即不墜上帝之命謂大治天
亂孔氏曰漢高諸參陵於身後亦維持數十年再世之
代為天下慮固宜然三後以繼宅也嚴惟不
式嚴思賢者惟大則一效也然後宅之所謂學
於伊尹而後之則夫一人而信之○新安陳氏曰
宅惟湯既用之後則夫一人而信之○新安陳氏曰
不後用而遠近之也蓋與不用當而信之○新安陳氏曰
式見德下之性也嚴惟與不用當而信之○新安陳氏曰

且備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
所取法焉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
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
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戎
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

井收其地什伍其民也身有惡德故曰樂德不出于德者推本言之非人皆本于

禮統夏商之典亡不于任得失之也

井牧其田野制一夫百畝者春秋井禮小司徒

一畝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牧而當百畝以夫九夫為井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及民長伯上声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

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脩而

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

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若以是也夏之

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

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亦越發語蓋與上文武皆以

也桀之時若不可為矣亦于成湯而遷如上文相參

之桀而異發聖狂同矣亦于成湯而遷如上文相參

君蓋于此深省乎三宅而異政者才同世而異用人

者盡則不能無事遇則底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特用

心也知未與事遇則底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特用

親口也知未與事遇則底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特用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侍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

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大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聲上如庖人內饗膳夫則其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其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

其一作是下同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音現下庶府以冗賤人
所易忽而見音現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
而見太史以奉諱音現下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
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
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音現下文武之
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
廷無非常德吉士也音現下復齊音現下董氏曰周官註大都公
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經人伐鼓之
類是也音現下即氏季友曰禮記王制大史掌所執解
記奉諱惡註云諱先王名惡忌曰若子印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
邦土餘見放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
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音現下問司徒司馬
知何故叙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
諸侯之官未知是是否朱子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
耳亞為小司徒之屬旅
即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夷微盧烝三壽阪尹

此王官之監音現下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音現下
經見史音現下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
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
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音現下之參錯於

五服之間是之謂邦地志載王宮所治非一此特
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
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扶音上自王
朝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
以為官使何其盛歟王氏曰此篇要言三宅而先
當敘謹物無一定之先後也○陳氏曰伯舉其長
亞旅舉其屬互相備也以上詳言文武用人凡大
小內外遠近皆各得其人也君子用文常用人則為
吉士小人用武則為凶人彰厥有常而為三宅也
此意與微子三宅之文皆立官以長文武之故一
如後世三楚三吳三閩三蜀之類皆立官以長文武
尹言四國三毫與既險之地皆立官以長文武之故
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皆立官以長文武之
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宅
高宗曰惟暨乃僚職而政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宅
新安陳氏曰宅之職事而政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宅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宅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
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久而申克知三有宅心
之說故略之也宋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非也即前
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心厥心○西山真氏
不曰克宅心厥心而曰克宅心厥心○新安陳氏曰
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為

書經卷之九

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為一說○
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故能於其官而能天
賢固莫難於獲其用充莫難於三宅固有用而
盡猶未用也其以文王司牧人之所固宅然所
德者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固宅然所
究其才德之用者實由於文王之篤厥宅之心
致之也克厥宅心者實由於文王之篤厥宅之心
三宅之心克厥宅心者實由於文王之篤厥宅之心
或隱其賢是豈徒常有德莫不竭自能哉皆以
文王克之而後能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
有司有職王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

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
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
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
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
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
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
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
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新安陳氏曰文
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

於有司之屬上大夫者訓勅其用命與否而已
即宅牧之屬上大夫者訓勅其用命與否而已
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言
舉其言者有舉其文者於參者一之無所
曰庶言庶獄庶制則命則之而已司問而
司牧夫之用則其命則之而已司問而
庶不者命則其用則命則之而已司問而
其於此三獄而下事可於衆職而抑有治
有司治庶獄者言固慎於衆職而抑有治
治者為治庶獄者言固慎於衆職而抑有治
周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
也罔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
之任人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罔敢知焉
而巳不常則不敬所以身與不事而心不
所以於庶言庶獄者言固慎於衆職而抑有治
止及於庶言庶獄者言固慎於衆職而抑有治
者人君雖不知庶言庶獄者言固慎於衆職而抑有治
容有所不功哉論者而為之佐五行人之循天
人為無為而天下治者百官分治詳賢共理代其職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
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
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
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
主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魏叔閑夫散
上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
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

書經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與聖業
互錯

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

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丕基也蔡氏曰此蔡氏承上文

德之人正與此相反新安陳氏曰此蔡氏承上文

氏真氏取之而言蓋不改父之政用人之意也臨川吳

不取替率循文王之功其於德也人從之而

寬大之度以武王急必資其於容德之能論謀宏遠必資

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又惟百而倍百而治是果何道哉明王之德
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於得人而已嘗考之唐虞
才夏商之官所謂倍者無非德之賢惟社之日即宅
即俊之士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又所謂日即宅
曰官倍自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又所謂日即宅
建官之道而成王之言可謂深矣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

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張氏曰仰惟前代時

猷也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商建官之意而

者允我之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

○新安陳氏曰王意謂今此民綏六服承若已安

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絕而備之將言唐虞夏
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
克用之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
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
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
邦制治保邦者也

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
此也謂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之德義師道
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
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諄明之謂經

內有三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
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王曰
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新安陳氏曰相受
民牧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机之發也委任三宅
事之責也

故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
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
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嗚呼予且已愛人之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
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
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
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無有所知不付
之有誤也誤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

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
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即此意

自官商人亦越我周又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官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
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
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歟
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細繹

家去所嚴也
并絕者也

今又于文孫孺子主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而獨舉之也庶獄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且周公獨言而獨成之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太烈

諫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太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
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

言無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

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

之訓繼勿謗庶獄之後狂何干反野太獄之間尚

乎推勿謗庶獄之凶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

已不也而輕用民命者也

兵則武不可弛○呂氏曰公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

安爾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

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

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推壓其姦而不使

觀餽保治之良圖也○古人不使扞格推壓其姦而不使

銷兵乃所以召兵也○陳氏曰大猷曰秋亦光也秋光

光之著也○陳氏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

之所自起也○格之衆由是而難化觀則偷墮之氣由

是而益勝也○格之衆由是而難化觀則偷墮之氣由

而或生豈所以格之衆由是而難化觀則偷墮之氣由

事而承相宗全付予有家之托者乎故周公之

成王使至治其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

德威之所至無敢不服者夫如是文王之德之所至

能觀之使益顯武王之德大烈能揚之使益顯文王之德

愧於前王亦可謂無負於前王矣前王可謂能紹前代

之休後王可謂能繼前王之志述前王之旨而并及於

公以此告成王其推廣勿誤庶獄之旨而并及於

兵黷武好大喜功者此也

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求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也準陶曰

章厥有常言亂常人與言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後以常人宜任此而謹之歟○新安陳氏刑之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常人家法也故上文言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而不言吉士而不常者也

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在傳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

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

而無過差之患矣國能用法念生為武王司寇

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之制故告之○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

公之命以告士○蘇公能去法為式而敬其用之獄

重者前延國猶治獄者當以舊事為比而用之獄

輕重之中也立政以用人也為本而兵刑乃政之

大者故以此終焉○新安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

三宅故中以終焉○新安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

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之獄故以法王

蘇公慎所以為司寇固在乎故蘇公之獄故以法王

此終立政之意如蘇公者則用不刑則斥蓋司寇

也民心政用人之意如蘇公者則用不刑則斥蓋司寇

獄之法謂昔武王之所由之獄莫不以溫為司寇

以之獄莫不由之武王之所由之獄莫不以溫為司寇

刑之延國命至是民命以加矣後之典獄者于此取法

而能謹焉則能其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此無他
蘇公之為司寇者慎之存乎心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道惟在乎慎敬者慎之存乎心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慎謹之無心一敬者慎之存乎心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以復如於此雖舉以告百世而無愆以用刑之敬之
為後世之用司獄者慮而實之司獄者慮而實之
士常人之用司獄者慮而實之司獄者慮而實之
故一篇之中立政之意於獄而為之結之以庶獄為大
董氏曰周公復政致意於獄而為之結之以庶獄為大
於人而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三宅而為之結之以庶
各心在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三宅而為之結之以庶
中宅事牧準其網領也休茲後知恤其血也歸政皆大
惟休何至暴德不周後言也休茲後知恤其血也歸政皆大
自休何至暴德不周後言也休茲後知恤其血也歸政皆大
用周衣商受命休何自亦越文王知恤也至帝受不而
基言衣商受命休何自亦越文王知恤也至帝受不而
基言衣商受命休何自亦越文王知恤也至帝受不而
王以先王之至知恤也至帝受不而
至忠愛之至知恤也至帝受不而
至今可挹也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
躰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
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
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去聲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
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
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

五服一朝音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

音現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

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

公方條治音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

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

要全平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

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

論去矣問司徒司空馬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

伏生口授二十有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司徒司空書但見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見其講貫而發之深焉可以見其類通達
離師傳而不及焉此而有命乃其身將沒之時
成王之德又過此而序備矣周禮乃公格君始終之
功著矣○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格君始終之
全未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
行之書也今姑畧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
禮未昭合處姑畧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
時為周公尚在以此必亡書序及君陳族排
而意之耳未見其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
公時不在矣此始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
戒如以不學驕侈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
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弗庭弗來庭者六
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
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
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
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
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
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董正治事之官外
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
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呂氏曰天下
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也非綿
王不出閭闔之孱王耳今撫萬邦至周承德乾
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
於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衣備具本末內外

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觀文王
之耿光揚武王之也六服承德即內九服而曰
即六服而畿之內也五服之內也六服之內也
以內五服并畿之內也六服之內也
合畧外四服并畿之內也六服之內也
御之天下至海表周不可謂之也
行宗臣成王賢君蓋兩君之言而周公詰戎兵
公宗臣成王賢君蓋兩君之言而周公詰戎兵
記周而成王賢君蓋兩君之言而周公詰戎兵
侯以時而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後入
方或諸侯或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後入
馬或諸侯或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後入
之民既安已六服之德無征而天下
兆民既安已六服之德無征而天下
天於子是歸於錫京國都守無征而天下
者天子所歸於錫京國都守無征而天下
其重有三孤與次治乎內也庶官莫大於三公
是官也孤與次治乎內也庶官莫大於三公
是職也孤與次治乎內也庶官莫大於三公
輔之而後命六卿使分職而立三公使論道而
絲牽而絕命六卿使分職而立三公使論道而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木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身商官

周書卷之九

四

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久

煩簡一作繁簡

百揆無所不穩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躰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張氏震曰唐虞官百事繁故官多然大射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經皆出於一所謂增持其屬耳陳氏雅言曰唐虞之時稽古之制建官惟百有內外相承何其簡也而當時之庶政無不和于外內無不寧夏商之時建官之數視唐虞之制加倍因時制宜方何簡也而當時之官亦能用治

與三千策互錯

察其變

此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久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辭助左佐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主之所自有也言氏曰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理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

驕飾以勉為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
不爵道矣夏后完人亦曰用不訓德訓順也知所
君又勿使異意者間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
不專而端告之深恐成也今篇之間所謂王當職分
言而警之不一而足也陳氏曰武曰我者我其
大君臣一體也而足也陳氏曰武曰我者我其
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
政我其克灼知取若而已知政為大臣立事為小
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為一立政而為大臣立事
以則舉其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安籍意從張氏
說則立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安籍意從張氏
經意為兩周文王初政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下後嗣王立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今後嗣王立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在下事牧準人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立事自今立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之繼自今立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則用有立政皆提是國則曰提立政二官無於

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本

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貴故官不必備

惟其人也陳氏雅言曰居非常之位者必任非常

于天而三公之制則蓋定于此所謂定其制也講

明也天人之道經綸乎邦國燮理乎陰陽所謂專其

職也所謂難其人則使居三公之官非其人不可

此是豈難其人則使居三公之官非其人不可

失照反下同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

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乾

書經大全 周書九卷

四三

書經卷之九

人之三公不曰實提本孤天道陽少者亮貳已新之不公著
者才公擇弼異其也寅地之與者無天公太安蓋不自之職然
以致天職以一人如孤濬天陰陰也次於尊孤之謂也道非自
君下比居之豈然於三公孤其弘化論者實殊道之異也無氏
功常官乎無公孤則之流公之道者孤也化待道而後立者
雖有為無他與則公孤之職正其本也變理者寅亮陰陽
臣不充公與則公孤之職正其本也變理者寅亮陰陽
職可重曰孤之格心不異而實孤理者寅亮陰陽
所同於官之職心不異而實孤理者寅亮陰陽
當於官之職心不異而實孤理者寅亮陰陽
盡他官必比之論備而於三孤同末亮陰陽
君官必比之論備而於三孤同末亮陰陽
不也備他論備而於三孤同末亮陰陽
可曰者官而於三孤同末亮陰陽
累弼以尤重孤同末亮陰陽
於予間重孤同末亮陰陽
三一而可則而公之陽立者陰辭

言講妙之必也已足毛畢時卿蓋而貳子論之也園
變明問所備要三以公為司空審如是以三三
理啓不惟之公兼公則加其公則職多是六
運沃容然其成三孤則加其公則職多是六
之而整所人周以三無其公則職多是六
者精何謂○以三無其公則職多是六
也一待道也氏曰三孤則職多是六
寅亮承也論綸之則非焉常而己八則兼
公氣以擬藏於幽則陰故曰卿自卿而人
孤言以無則陰故曰卿自卿而人
之天成迹陰故曰卿自卿而人
分地其和陽官自卿而人
於以變調幽官自卿而人
以形化之明不若而人

園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

家宰掌邦治總百官均四海

公也。孤輕重之分豈不於此。光並可見乎。

家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聲上。是為家宰內統。

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去聲也。百官異職。管攝。

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

之謂均。鄭氏曰。山頂曰冢。○呂氏曰。三公三孤。天

宰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經也。冢

而歸一。所操至簡也。官而所制。非人而歸。六自六

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禮太宰

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美。○復齋董氏曰。周禮太宰

曰。政典五刑。與六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

曰。掌宰。雖與五刑。與六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

曰。掌宰。雖與五刑。與六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

曰。掌宰。雖與五刑。與六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稷兆民

也。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六官之長。總在冢宰

故以冢宰言六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得亮采之

謂均四海者。即董正其官也。統百官者。即統之則

有倫。有要。有紀。或寡。咸得其正矣。以訓迪

其職。則或遠。或近。或寡。咸得其正矣。以訓迪

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

稱司徒。○呂氏曰。擾者。訓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

畜養而寬之。○新安陳氏曰。擾者。順

而安之也。○新陳氏曰。擾者。順

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

書經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卷之九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王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表聲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實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王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王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

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曰茲意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

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陳氏大猷曰詰

詰互文也○陳氏經曰刑曰和禁以初設刑美意

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禮樂分二官周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

興地利按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

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陳氏大猷曰為

故冢宰之後司徒吹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

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

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眾莫不阜厚而化成

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

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

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

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

六職也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之中而

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

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夾秦和

以

以

以

以

以

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新女陳氏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發岳統牧伯故阜成之以效不咸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天下之經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季五服一朝又六季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季一朝會京師十一年王

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

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諸侯各朝方

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

陟幽明也疏數音疏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美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王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既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先必及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官氏曰戒以審令於未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而上而信於其屬亦令也○王氏曰出於君而反於民曰輕教而不信於其屬亦令也○蘇氏曰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新安陳氏曰民之從違視以公私之消長非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曰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須勤破誠

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溢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
 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
 煩擾也○蘇氏曰○劓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
 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
 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
 闡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
 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

者日益不邑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王
 制以古義裁之故曰成制○呂氏曰○陳氏曰○
 制即前日所學之今日也○呂氏曰○陳氏曰○
 於古而前日所學之今日也○呂氏曰○陳氏曰○
 常典而前日所學之今日也○呂氏曰○陳氏曰○
 以辨之為師法○呂氏曰○陳氏曰○
 不之荒其政均却○呂氏曰○陳氏曰○
 事不可已學政均却○呂氏曰○陳氏曰○
 漸多則不通於理○呂氏曰○陳氏曰○
 學勉之則不勝其煩○呂氏曰○陳氏曰○
 以古制之則不勝其煩○呂氏曰○陳氏曰○
 於好異者如荆公○呂氏曰○陳氏曰○
 為師也○呂氏曰○陳氏曰○
 之龜鑑也○呂氏曰○陳氏曰○
 之重訓也○呂氏曰○陳氏曰○
 故李之垂訓也○呂氏曰○陳氏曰○
 其宜而無其法亦善是皆宜於今而法者文武周公
 所講畫其法亦善是皆宜於今而法者文武周公

為典常而不可易但當謹師而不可亂則事皆有所守而不至或輕改矣為政之道二者兼盡豈復有餘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

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

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

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

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動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問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

業於田播耨耘耨此日農業至收獲有秋則農功成

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故功之高立則固貴

其成高也否則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

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貴育之狐疑不若

童子之必至所以貴於果斷也志非果斷則不立

動非果斷則易倦○新安陳氏曰功崇而後艱四

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

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

果斷乃罔後艱而無志則功無自而崇矣所以崇

功以志崇矣而無志則功無自而崇矣所以崇

廣業之道又在於當先而能果斷然後無後艱

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智一作志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
豈可以聲音咲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
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
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
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
侈亦通言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
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於恭儉則為德
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
首勞而拙偽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處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
畏則入于所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
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
大不相同也新安陳氏曰居寵之懼即指祿位言利
俱不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政靡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一義利而已
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
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

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
 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
 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
 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陳氏經曰人
 故也子讓其下皆讓忌嫉故不和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
 宣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董氏昂曰因所稱舉
 嫉賢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因所稱舉
 也讓賢之能乃我之賢也為人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
 無妬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
 自警言精當脫佞屈贅牙而得此猶芻豢之脫口云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
 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
 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
 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公孤者公孤德
 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陳氏大猷曰統而各敬既復終提
 輔爾政以未安民耳康兆民大猷曰統而各敬既復終提
 指當時言此言求康兆民大猷曰統而各敬既復終提
 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民大猷曰統而各敬既復終提
 亦若宗周不暇及而寧者其有厭數乎庶政和萬民
 紀訓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董正治官以國家
 王訓迪厥官六卿百執事之敬而申三事雅言曰國
 告謂爾之不洽有官也無怠忽慢以不敬失治則所
 不謂爾之不洽有官也無怠忽慢以不敬失治則所
 廢弛之憂則治有能無怠忽慢以不敬失治則所
 下之民其數有兆匱者豈食辟以康勞民矣蓋天
 求之息而求者未易也康兆民者勞民矣蓋天
 在於君所求者未易也康兆民者勞民矣蓋天
 政雖有或異然所以康佐乃辟永康兆民者勞民矣蓋天

或殊也兆民之衆而果能使之未底於康則萬邦
之廣親附愛戴者豈復有厭敷之至訓之以此而敷
無窮之效期之也成王於以朝之之心乎此而敷
命之深茲善於
命官者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

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

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

文無古文有夏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皆

之也○即氏曰亦必封國為君故稱君皆

命今予曰觀篇中爾尚式時周公之意畝訓與畢

命云陳為周祗命公之子使是湯康誥云朕其弟酒

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

於天子相繼以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太及

詞與畢命曰輕重不類見君陳曰職獨無一太及

者不故王命為新公以此商之惟一無不盡繼其後

但一也周公命之君訓無三孩之求備有忍從容

則東郊之民之耳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大括也

右安靜帖息可前下也此命君陳之大括也

宜康王曰惟君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

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
 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
 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
 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
 友不友於兄弟則滅其親也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
 弟既友於兄弟則滅其親也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
 而後父母順友之關六孝蓋如此順矣乎必兄弟和
 難化由於民彝亂工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商民
 其本又曰王化頌民亂工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商民
 孝恭又曰王化頌民亂工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商民
 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求威猛劉克之君陳而屬之
 任一也孝恭之陳畢命曰求威猛劉克之君陳而屬之
 也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
 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
 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
 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官氏曰民深懷周公之法初一法少變於君陳一事
 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新安陳氏曰舊則
 之要莫大於法周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之舊訓
 也周公之訓即公爾今所以師保萬民之舊訓
 乎司之職以化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之舊訓
 雅言曰慎曰懋曰頌上化文所謂教哉者莫可異於公也
 所以教養斯民之至矣謂之懷慕則周公之德今周
 公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郊之德今周
 公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郊之德今周

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理之民前日周公之民也
繼周公之法也勉周公之訓而已蓋周公求哉亦惟
率循其常法也周公既沒民之思慕惟在周公舊訓即
所謂常法也取法者亦惟在周公我既能以周君
陳為治政之也彼亦安得不惟在周公之道待我哉
公之德與與惟民其又雖有叙已往期方來之不
同然其為效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弔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

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莫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聲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聲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刑人之德則索借各然萎爾乃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

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
非且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去於斯大猷

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之氣
休則曰刑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也
極則曰刑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也
旁達而可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
神聰明而不可欺故曰神明
為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則隨之而為一明者
也使但泰稷之馨香亦可以感神而明矣
備震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而明矣
馨香尚能感神豈不感乎
致無逸豫上所謂懋昭周之訓者即此是也
○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稷以明也
其德無其物則假物以薦論馨香之效至感則有是
其物無其德則假物以薦論馨香之效至感則有是
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則有是感則有是
治有是治則益贊禹曰惟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則有是
董氏曰曰益贊禹曰惟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則有是
商之訓曰曰益贊禹曰惟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則有是
神若謂可曰曰益贊禹曰惟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則有是

凡人未見聖若不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德法公之意也
能篤於教則德無不明明德者難治之本為教者
况殷之頑民乎即所謂懲神明德者難治之本為教者
周公之訓惟民其人也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
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陳氏曰大猷曰戒哉戒
氏曰秉彜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見聖
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強者又多見聖

三才圖會

而亦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
悅子之特道力不足也耳陳繼周公乎然學不周
為聖人不能一身之病耳所當戒也風苟有不
為國家之病乎又爾不知其然而動物也妙於
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動物也妙於
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惟恐不能見
氏雅言曰凡心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
秉彜好德之良也君陳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
稟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喻夫德化之速猶
易所謂神而化之者君陳待我風行
如常人之神而化之者君陳待我風行
草偃之速不克由聖則民其化之意而反其辭
文德昭周之訓惟民其化之意而反其辭
以勉之效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
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
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繙而深思之而後行
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
則繹者所以斷反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
繹之謂也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
興必出謀之國法蓋入謀之左右○曰廢興者
非更革用公之法蓋入謀之左右○曰廢興者
求其當而已○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
即所圖謀之政也○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
繹之於已即能致其難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其所以為成王... 其善之昭著也... 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曰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

惟爾多作爾惟

王曰君陳惟爾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

疑亦未為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 前此君蒙其歸美而未敢遂其良顯耳... 非君蒙其歸美而未敢遂其良顯耳... 能若聞而君不我遠使君上德意以明行... 上聞而君不我遠使君上德意以明行... 時惟良顯哉非特斯猷則我后之德嗚呼於內爾乃順之...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於內爾乃順之... 衆審於已而辭耳... 亦回獲之辭耳... 則不亦可也漢高祖稱... 而欵出於已善而... 日尚忘已之善而... 也君陳平昔謀猷... 其善之昭著也... 此其所以為成王... 陳氏曰成王舉君陳前曰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七恭反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
 公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
 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
 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足是私意也非公理
 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
 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
 而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可制以行刻削之言今日治夏氏之亂而多言何故也
 依勢至以然末言今日治夏氏之亂而多言何故也
 下則言不細入於商者待陳氏之言曰公之訓無不
 非此則言不細入於商者待陳氏之言曰公之訓無不
 以周公之訓今日未弘蓋待陳氏之言曰公之訓無不
 典其力則必弘今日未弘蓋待陳氏之言曰公之訓無不
 有歎於以弘今日未弘蓋待陳氏之言曰公之訓無不
 以至於不固持平衆失於非言未至而視之非
 毫髮之貴然不衆失於非言未至而視之非
 和固為寬固持平衆失於非言未至而視之非
 之或過于中即廢君恐陳之政以寬和為易故下復文
 則弘上文告以廢君恐陳之政以寬和為易故下復文
 之也弘上文告以廢君恐陳之政以寬和為易故下復文
 皆以弘上文告以廢君恐陳之政以寬和為易故下復文
 威以削此寬和之反也

書經大傳 卷九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也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此辟乃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措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二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頑氏曰教者不可忿疾之而教者則當獎掖之然不可以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求備下文分言之其有忍至德乃大即無求備之意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

濟然此猶有堅制力畜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

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

淺言也林氏曰忍而然人勉強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

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勾踐

於吳太王於狄忍也此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

然孰得而則度之非德之大而何伊氏曰無忍

疾大頭有忍者也無求備於一夫有容者也陳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哉

不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下胡孟又義職業有

脩與不修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惡然亦薰陶于周公之

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

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陳氏曰大猷曰修者方

修于善良者已進於善亦簡別之使與不修者混

既簡別之如此然後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

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

陳氏曰修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修者亦以簡

言其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其不修者亦以簡言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

進

一本無其字

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
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
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味貌之
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後其好木學
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
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

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
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
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提於禘鼓所以時
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
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孔子曰民不從所令
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無
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為
不變者為厚而躋於大道者於敬典成德而化
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大道者於敬典成德而
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德而化
在德勉之取之實期之終成德而化也如風俗
氏曰觀康誥所言之實期之終成德而化也如
不薄可知若陳所言之實期之終成德而化也
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如是則
受多福道洽政以商潤之化王亦自謂膺受多
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潤之化王亦自謂膺受多

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其讚
曰群黎百姓編為爾德後進于大道允升大猷商
氏經曰黎民變其舊俗而後安陳氏曰好教典在
化能謹成仁所好時周不[○]變是即從厥臣曰好也
是化頌成仁所好時周不[○]變是即從厥臣曰好也
未化頌成仁所好時周不[○]變是即從厥臣曰好也
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友之叙陳履以勉之
厚成和叙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其素履之君化之
又爾德中叙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其素履之君化之
曰爾德中叙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其素履之君化之
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終[○]曰命而德尹茲東郊本
何以觀之哉陳氏雅言曰領中德有諸東郊本
可不知蓋所謂敵者其本厚之理也遠命從生好
罔不[○]變而可謂敵者其本厚之理也遠命從生好
雖迂而薄而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已之實也民好
有得無不謹矣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已之實也民好
之好無不謹矣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已之實也民好
康誥觀之莫令德孝友之不君陳若也成必求教矣
蓋因人而道之莫令德孝友之不君陳若也成必求教矣
履者勉之

顧命

顧遠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
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
而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吊氏曰成
主經三監^平之變王室幾^平搖故此正其終
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
康王所以正其始也呂氏曰天子臨天下之命
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疾臨廟朝而命
之公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於宿衛託以而
幼孤為知人抑不知所謂大霍光者非可寄安
危屬存亡者不在此君選如周召內者為師保
統諸侯存則帝輔政君歿則託孤付之謂受遺
蓋其職也或謂輔政君歿則託孤付之謂受遺
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陳氏紹曰死時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皇極經世書成
 年起丙戌盡王戌臨川朱氏曰惟四月成王崩
 年之四月也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
 豫崩曰登遐曰晏駕皆
 臣子不忍片言之也

夜旦也人道之常始始之養也非孝問之深
 不足語此成王之自始始周召二公養成其
 德緝熙其書當與曾子易簣春終之變卓然不
 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簣春終之變卓然不
 寢參看又書載顧命仲遭四國之焉蓋自艱難
 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命之重成國之王亦折肱而
 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國之王亦折肱而
 知醫歎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為諱繼成折肱而
 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為諱繼成折肱而
 病不能言正其終始者唐順宗為諱繼成折肱而
 所立非因衛不能召宰相孤使宦寺已壯擬議
 王事亦危矣公寺章詔得入使宦寺已壯擬議
 可不監哉

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几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
 洮盥面將扶相者被以衮冕憑几以發命
 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彌留則疾已多日矣
 六日則不與故同矣下云彌留則疾已多日矣
 是發命之武成言一月辰日漢志言越生魄即
 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辰日漢志言越生魄即
 也○此哉生魄上無言崩故甲子旁死魄考其翼
 以對服以致顧甲子去崩與精明蓋臨也惟衆
 者能朝歷一困病而積善養心者固能臨也惟
 豈不朝歷一困病而積善養心者固能臨也惟
 疾不朝歷一困病而積善養心者固能臨也惟
 臣也○臨川吳氏曰君也此即成王不朝服以臨
 洮頽之也洮頽之也

臣也○臨川吳氏曰君也此即成王不朝服以臨
 洮頽之也洮頽之也

但兆類也相相札者被冕服以衮冕服被王身也
凡所憑以為安玉凡以王飾凡也凡大朝覲王位
左右王凡

乃同召大保誼蒞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蒞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各公領之司徒第二蒞
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空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
毛三公兼也蒞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

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於
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卿齊整如曰太保與蒞伯彤伯畢公衛侯三公
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蒞伯彤伯畢公衛侯三公
保是冢宰為伯是司徒蒞侯是康叔為司是孤太
康誥中多說刑三公是司徒蒞侯是康叔為司是
事官屬兼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唐
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余謂之領姓引
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彤姓之國其將託後國獨姓
毛文王庶子○肅云彤彤姓之國其將託後國獨
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世之臣漢唐末國嗣多
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多
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深
廢立紛然顧命之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深
書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書經卷之九 周書卷之九 五 王 平 聲 疾 大 漸 惟 幾 病 日 臻 既 彌 留 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又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而不敢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

集大命於周也

謂土著也真麗謂養之陳教也肆肆謂多作附麗之麗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謂施之號令也陳教則肆肆謂教之未定其所謂訓勞或有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快朱子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陳氏謂習言重光言先王所麗而能明其德也○陳氏謂習言重光言先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不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大受天命也○王意謂昔者文武相繼教養之有大德故有重光之宣著此聖德之盛無不君皆惟德之盛者無不世故其政之善者無不異言夫也養民之政則無異於文王現其散財發粟則麗也王蓋可知矣言其教民之道則無異於文王觀其信明教條也武王之教民亦可知矣是以斯民至其修者以至於西土無異於文王之民由是於服習之不修治之率俾之教養之效無遠不謂之撫綏以至於者信矣有商之季而不能盡教養之道則大命之殷

服習一作習

集非文武而誰歟于以見文武以德為善政之本
命以善政為化服民心之謂深知文武有天下之故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
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
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
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
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
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
將責之康王矣○臨川吳氏曰既死則艱難之業
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弗悟
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
護康王大渡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道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
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偏滯也

幾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主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

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
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字多訓危竊謂絕即事也猶萬絕之絕冒貢于非絕者謂冒進于非所當為之事未可知是也宋子曰絕者事之微也○陳氏經曰成王所待於周召者在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以敬授群臣使輔嗣王曰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絕馬以成王平生學問所待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所學問所待處○孟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成王臨崩告戒之言如出一律其聞聖學之淵源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白乙丑王

崩遂音

綴衣帷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

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白王崩
復審董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
之位公北面孤東而卿大夫西面以受命還謂還
就此位也○王曰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帳之屬在
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台象宮室曰帷帷上承塵曰
帝庭路寢之庭○王氏曰曰成王初立三叔流言
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沒之際乃能
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
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
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定宗

桓毛二臣名伋木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
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木保以冢宰攝政命桓
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
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
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
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

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
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
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
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
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
南門王宮之外門也○
側當是時本在內侍出而
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康王命畢公保壘皆作冊以持以父命傳子故亦
作冊也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
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
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冊祭饗等其法

也○臨川吳氏曰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六
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
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凡喪禮
殿明而小斂又殿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
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
木以供喪用鄭氏曰數天子七日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
酉者殯之明日也○
宰故又曰伯相○
取材木須待以○
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士
桓南宮毛又曰命冊度又曰伯相命士太保命士
號令而無二門也○
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以時傳顧命
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畧具矣故於以時傳顧命

書經卷之九

嗣君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拉殯

狄設黼裳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去声周禮掌次之事者也黼裳音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裳帷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唐孔氏曰自設黼裳至陳輅車各有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頌命而陳像物也經拉四座又施帷帳帷拉上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音院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呂氏曰牖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窻牖間南嚮設以座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牖之所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具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座坐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畫純雕玉仍几

席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呂氏曰：東序西嚮就路，西嚮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宸。天子負宸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在兩廂之夾中南嚮設以座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音削朱其刀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一六位北二十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
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魯國名。魯國所
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父和皆古之巧
工。垂雍時共。音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太
王夷主。天球主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
赤力弘璧而太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太王夷主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
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
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頌命陳之。示

能傳也。陳氏曰。此陳也。王世傳之。寶也。越及
分別焉。王一。文而。言五。重。陳。寶。總。言。之。不。復。
曰。圭。琬。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王。垂。山。之。王。夷。主。東。
夷。之。美。王。氏。曰。守。社。器。明。前。王。所。守。後。王。
所。受。皆。在。是。也。
音路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王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革輅也。王之五輅。王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
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

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爾雅階主階也○鄭氏曰阼猶曰階面者攝人在堂上面向南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南面也故自內向塾之雖在門內之西塾在堂之南面也故自內向塾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音便四人綦弁音其

執戈上刃夾兩階音士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禮記卷之六 周禮卷之九 七五

子當作銳音允

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
 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簾曰
 祀冕大夫服劉鉞屬殘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
 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
 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甲氏**
 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奉燕私則從七恭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
 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三勳漢

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
 僅有視朝朝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陛楯或環
 以椎埋噍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孔氏
 階北下階上○唐孔氏曰重檐為冕無旒為弁弁
 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
 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簾者稜也
 立在堂下近于堂稜上皆以側階為人復共並立
 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謂當北階以人復共
 故傳以為側猶下階也執兵宿衛先東後西則惟
 階而巳側猶下階也執兵宿衛先東後西則惟
 東宿衛敵新王故也立於東西廂曰四人之既遠
 廂之南宿衛備矣故也立於東西廂曰四人之既遠
 階○呂氏曰九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
 堂上○陳氏曰經曰自設黼衣至典章大夫也皆立
 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物也皆立
 乘所衛以起嗣王之尊之意使慕前王而敬以承
 前王委重投親之尊之意使慕前王而敬以承
 起群臣諸侯之尊之意使慕前王而敬以承

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
如以以絕天下
親觀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齊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每升十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
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
者。後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
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
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

列不可純用凶服。凶之謂示禮之變也。曰。物既備然後延嗣。工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
之裳四章以獨用。細布即衮冕。○**蘇氏曰**麻冕
猶以子道自居不取當主也。○**復齋董氏曰**顧命
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
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
唐孔氏曰禮祭已皆玄衣纁裳
纁赤色之淺者。蠶色玄如蠶也。

大保大史大宰皆麻冕形裳大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瑋由阼階
齊大史秉書由賓階

齊御王冊命

太保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宰相

去禮故皆祭服也。亦大也。太圭，天子之守，長尺有
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鼻
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
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
冊命御主，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
所服用皆曰御。蘇氏曰：彤裳亦變也。彤，赤色。○
陳氏曰：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
主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
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
將授，嗣王若先王子之故，自作階而升。太史執書
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
人使伯或言六宗伯一，小宗伯二人，奉同一人奉瑁。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天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
后君也。言太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
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天下法之大也。燮
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
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陳氏大猷曰：道言揚冊也。
武大訓，故以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
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
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畧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以

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也息天威也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

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息天威

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末

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

焉陳氏大武曰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啗

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謂從立處三進

也神也三啗謂每一爵則至

瑁則受木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

告也林氏曰受期必受之人受同則以祭

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宿即肅也三肅為三

啗字曰饗則一奠爵王肅以啗為奠爵經刑無也

之禮尸謂人與則詩箋曰予福曰特牲少牢

至齒不飲孔氏以為初疑啗從口意之蘇氏以為

也說書萬知啗駕反祭同啗怒也禮記無啗介亦怒

訓耳孔注音釋下有云啗同義則此何為君啗

而臣啖且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其味主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大保受王所啖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音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音貫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去聲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大保新安陳氏曰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之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頌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已傳頌命也

大保受同祭齊室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嚼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室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木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歆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王非徒不其味雖飲福亦廢也陳氏曰王答拜祭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疑焉君在廟外則全于度要之門則全于何疑焉君在廟外則全于度命未出門則全于何疑焉君在廟外則全于度命臣受廟則全于何疑焉君在廟外則全于度亦宜之拜祭告禮成命康先王臨之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命繼之拜告禮成命康先王臨之臣朝也冢宰以元老亦宜之拜祭告禮成命康先王臨之臣朝也冢宰以元老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禮記卷之九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

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

俟見新君也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

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以于柩前即位

而涉旬已乎曰君薨百官總已以听于冢宰尚矣

有召公為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

次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

召公當危疑之際區區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

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栗子曰伏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

蕞菜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

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韜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

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王以二伯自陝

而

音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
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
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
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
朱若籬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音現下非一也為
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音至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若史氏之辭也
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果氏曰穆公使人
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
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

未為後也弔者合音去者禘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
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也
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
後且知其以喪見也于王庭○敢執土地所有獻之
奠鴈之奠新安陳氏曰奠如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受夏若克恤西土友美音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
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也且尊稱

書經卷之九

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丙見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姜里之位，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之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臨川吳氏曰：前之王谷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自諸侯在內，日見也。曰者，太保為外，初見群臣也。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言進戒于王也。姜若未詳，或曰：若順也。姜里之囚，逆也。而文王以順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慶之因以遂受天命，或曰：姜善也。天所善，天自出姜里之囚。而安西土，文武所與下文厥若，或字有所訛。按四說俱未証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

書經卷之六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林氏曰報誥者諸侯戒

昔君文武不音卑平富不音止務外音止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能音卑罷之士不音卑一心之臣

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音卑界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音卑富民言文武德之廣

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無盡而極其

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

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

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能罷武勇之士不

一心忠實之臣戮為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

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

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新安陳氏曰

外而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音卑二心忠臣之助

蓋有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

人足也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

界以四方謂得天下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其家，言才德之言，文武之德，既如其治，有益于國也。用端命于上帝，能受正命于天，皇天用其訓，厥道付畀，四方亦言，春于聖人之德而付之，本無賴于群臣之助，亦言，康王有意謂文武之聖，輔佐而况我之意，今日力而當爾，則亦有群臣為之，輔佐而况我之意，今日力而當氏，云文武既聖，時求助，群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

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林氏曰：諸侯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于安順行，之順理，則戒之以時，則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之，則戒之以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臨川曰：理鞠子之，不識則其順，或所當順也。○臨川曰：理有文武以保諸侯，所以家樹立蕃屏，在後謂先王之大國曰侯。

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
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也王室若以汝則奉
承而不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王自謂
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

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

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

主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

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子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音咨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

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

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而見音現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答拜

聖人復扶又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

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

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音經

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

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

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

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南門之外且黃朱主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逆于

變獨蘇氏何區處朱子曰天之諸侯謂之禮與未當

以際合如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尹氏已奉嗣耳如

人際元祀固不可用凶朔亦是新喪伊尹即位皆行

伊訓祖亦固不可用凶朔亦是新喪伊尹即位皆行

祗見厥祖亦固不可用凶朔亦是新喪伊尹即位皆行

冊外君臣亦固不可用凶朔亦是新喪伊尹即位皆行

文外君臣亦固不可用凶朔亦是新喪伊尹即位皆行

猶以爲事當嚴其禮也五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際以爲事當嚴其禮也五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子除之草已私服也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得除之草已私服也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秋猶有可考者死其子嗣位之禮作樂當以禮爲始

而猶有可考者死其子嗣位之禮作樂當以禮爲始

朝而猶有可考者死其子嗣位之禮作樂當以禮爲始

以無君則祭封內三年稱君故緣不終之民之義一

而無君則祭封內三年稱君故緣不終之民之義一

命事則同王事以吉服內朝以凶服外朝以吉服

命事則同王事以吉服內朝以凶服外朝以吉服

夫葬晉平公嫁將以幣曰衰亦冠不吊也

夫葬晉平公嫁將以幣曰衰亦冠不吊也

請以大夫行葬事畢則葬矣而命孤以嚴也

請以大夫行葬事畢則葬矣而命孤以嚴也

喪朝而訪臣皆繼代之而正禮然成湯方歿伊

書經大全九卷終

存若一之知揖無節皇徵甸謂會而權氏送天受曉又之則擁更東東援甲所二日受者尹
之兩條朱伊行似備六召男問集事不而權氏送天受曉又之則擁更東東援甲所二日受者尹
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嘗以當制禮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必說當制禮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主當制禮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蘇氏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氏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但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職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說孰先孰後耳莫
孰先孰後耳莫
先孰後耳莫
孰後耳莫
後耳莫
耳莫
莫

周書九

日學士校正古本宮板書經大全卷之十

○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世云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肱王
 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宮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
大度故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
寢服周生善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
王則世變風移矣苟循無蓄並容則餘孽不
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

書經

卷之十

畢命

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
於善矣此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
可以舉矣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問商之代
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
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成王之
世商民未愜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
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
潛室陳氏曰三代之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
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
線之微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一年也畢公嘗相也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者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

文旌別必列又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

宗要也陳氏大猷曰厘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

澤也以保為至蓋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闢

有欲並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

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

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於殷頑民遷

音佐音佑

音秘

于洛邑密邇王宮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一年曰紀父于曰世周公左君文武成王安定
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
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
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
時至王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

俗變革故周公必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
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
不善其善則民無所觀慕矣新安陳氏曰滅厥滅
事所謂勸則使慙惡心者始於統畏慕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罔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胡孟
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音朝注謂朝內若大若小罔

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
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
付畢公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
也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善能勤小事大事必勤
詢于入虞訪于莘尹重之善晉語言文王之勤
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物而稱
其勤造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
亦非造物者必於是成德而無勉於德者賞維老
故勤於物者必於是成德而無勉於德者賞維老
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德
之誠也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不以易氏漸曰忠厚
遷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蓋世近
舊德不若若已立懦敦厚公如泰山喬嶽初無
最雖以若若已立懦敦厚公如泰山喬嶽初無
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公如泰山喬嶽初無

王曰嗚呼父師今序祗命與以周公之事

徒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

音其
音宣
音其
音其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惡惡癩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
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
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
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
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
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
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惡也坑與畿
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
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也歲以則易不固渾因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
省悉井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
○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
○尋不止於彼聲振於此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
○謂樹之風聲也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後
○則弗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與起如
○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巳此旌別之類也
○也○封守而整齊之或以召亂矣因區別厚敦朴鎮之
○也○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網也表厥至風
○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
○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
○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
○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
○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政而止之意爰之

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
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
當呂以使惡者遺臭無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
使流芳而人聞風因起表宅里樹風聲使人知善
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升疆使人知惡之可畏
所礙彰善即知惡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聲完具而已之謂體
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
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

任刀筆之吏爭以亟音疾疾苛音急察相高其弊徒
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音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去聲則康王以
告畢公者也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
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
須更而厭持久不能安能體要唐孔氏曰韓宣子
稱討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新安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
所開大矣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
故以為貴辭體要則典重而不浮故以為尚若政
而好異則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安能體要畢公
四世元老離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此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陵德實

悖天道蔽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音洛養其能由禮者鮮矣
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
天道蔽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
言音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
之音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

茲殷庶士庸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音 弔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

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之於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耻也沉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
音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
心而其所以防閑其和者猶甚難也音陳氏經曰人
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
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
也音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
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
又言閑

資富能訓惟以戒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證一作徵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
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
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
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
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
善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
乎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
所謂能訓豈外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養其
人心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
然此之謂大訓而證諸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
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
易信閉之化道軌過於此君陳尚不美然惟務區
細不宥之說此道軌過於此君陳尚不美然惟務區
別以生其說此道軌過於此君陳尚不美然惟務區

吾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新安陳氏曰訓以德所
商化其商人也所以與起其化其微機崇德義
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陳氏曰不剛如老
本義之訓之道至是蓋矣○陳氏曰不剛如老
氏以清靜為德固不可為我義何富而充乎○
陳氏曰不剛如老氏以清靜為德固不可為我義何富而充乎○
期而驕奢之知所訓也富而不可為我義何富而充乎○
可得乎故既富之餘則必當使之知訓而求與
者則惟在故既富之餘則必當使之知訓而求與
德姑修減義失其同然故訓以失在化其德而
訓以義所以化其義雖出於人其心同然德而
之而巳然而非稽諸古義以為訓則吾恐德而
古人之所謂無徵不信不義其義而弗從者古
將何以為訓乎此欲反求其為訓之本也

不柔厥德之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且哉不剗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剗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王氏炎曰：念其不從而以剗制之，則必怨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於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葉氏曰：不剗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

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洽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果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朱子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感殷頑民也。和中

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始中。則二公之化。皆為之無。始矣。聖賢之殊。謂之治。謂之潤。漸積累。豈一日之。功。處。能。如。此。哉。商。民。最。爾。甚。微。而。所。係。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民。最。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造。端。正。始。不。可。少。愆。也。故。曰。克。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中。畫。如。所。此。政。而。無。畢。公。其。時。也。有。世。變。風。移。旌。別。慎。之。和。之。於。始。中。而。無。畢。公。為。虛。棄。矣。故。曰。克。慎。三。后。之。政。雖。有。克。慎。之。或。異。成。之。不。同。三。后。之。時。雖。有。厥。始。不。同。中。厥。終。之。或。異。然。其。心。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同。化。有。殊。而。皆。相。資。以。成。歲。功。一。也。有。異。生。長。收。藏。之。化。有。殊。而。皆。相。曰。協。心。所。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於。理。故。曰。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彘。摩。而。道。化。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改。哉。康。王。此。言。期。望。於。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禹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於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

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錮陰
風和氣中嗚呼仁哉○呂氏曰
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誥諸侯外
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成康並稱成王見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問君牙同命等篇見得穆

也今文無古文有問君牙同命等篇見得穆
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
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而君
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
此等文字自有格于首呼其名而告之未又
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同命初年書也呂
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
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
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又升也然周
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旗

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

音佐佑 音道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
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張氏曰穆王父昭王
南征不復故有蹈虎
涉水之喻然隱諱其事又迂緩其辭不足以下周道
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
衰馬○新安陳氏曰先王之臣或作先正孔註亦
惟祖父之臣正作先正東齊云先正說見說命作
伯為司徒伯爵諸侯又按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
也君牙當是其後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當トツイテ膺續乃舊服無忝祖

考

膺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
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
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
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
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
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
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張氏曰和民則在
我而已惟中與中

民則和矣○葉氏曰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
 言教之其本○陳氏曰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
 之與性則然教之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易謂
 乎人之性則無有不正之君身之強弱與心者能
 有之不中則存養純熟不能存心之故穆王既欲
 身以率民非身之正欲其存心之則中王以感民
 中則民則和五典中即吾心之先和則因民之心
 者教之則正爾先言中即吾心之先和則因民之
 先言爾於心正爾先言中即吾心之先和則因民之
 弘敷欲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化也然此特為教
 其於立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焉爾身正爾
 至中則教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教之本也
 心亦無不修民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教之本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及初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
 初大也暑雨初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
 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
 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
 養民之難也陳氏雅言曰夏而暑暑而至於兩此
 然咨冬而寒寒而至於初此亦小民不得其食而
 民之不得其寒寒而至於初此亦小民不得其食而
 無食初寒之時而巨以無衣民生之艱難誠何
 如也故為人上者其可以肥甘適口輕暖適體而
 忘之故民不可不為之艱既不可不為之艱而
 則亦徒思而已耳與不知者異惟能思圖其易
 職實兼教養穆王告君牙以此欲其共此心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

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不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

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

人君牙祖父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

指成康○新安陳氏曰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

文謨雖烈亦謀也所以於文命武總言光命也文武

揚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配於武祖康所以對

命契為司徒不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

牙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武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無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之承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一至矣王之謨大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
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
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
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
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
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
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
豈其後耶陳氏曰司徒職在掌教數五典禮兆

後治而爭息苟非以教化為急先務則民之
者冥行罔覺卒化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為
民父母豈忍為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以至將有卓
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為重此所以雖荒而不
至於亡歟

○獨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
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誓音泄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音音不知人主朝夕與
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
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
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音上則君德
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

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持作命書至與

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陳氏大猷曰周禮止

此言太僕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

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

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群僚所繫甚重故

同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

以問楚是終穆王之心乃欲車轡馬迹周於天下今

終無憤耻之心乃欲車轡馬迹周於天下今

觀先王宅心不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

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同之

王若曰伯同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

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同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

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命伯同曰休惕

惟勵中夜以興此即位之初知以父仇為耻故言

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仇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待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臣若曰伯同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聲從

侍給待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

主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

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

豈小補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

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

王報逆下之敷奏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有職焉

善今必先言動容承周旋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

也又曰臣之常職而內承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

豈口舌所謂能辨其輔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謀令

矣故言曰小大忠良必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

為君有聰明聖賢若無待於侍御僕從之助矣而當

之時給侍左右莫匪正車御之官其太僕從之助矣

君之善以弼其君之直過則其能自旦至夕以承其

出無武之不德修於上武舉動之無不敬者如令是

不祗若萬邦之廣無不化行於下民之衆無

忠良且猶謹此而况穆王之文王武王之聖且必得

求助之意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也繩直糾正也非

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問格其非心之格訓

以此律人之不正者不且求于今日人如言合格只

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

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口陳

氏大猷曰文武循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匡救其非

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

源末流自善

今亨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大業正也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

隸僕我僕齊則皆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群僕

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

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

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

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張氏曰公卿進見

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

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情性近君臣之

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故懋德交脩之時易為力

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力懋德交脩之時易為力

之職也○郭氏季友曰同禮夏官司馬祭僕掌職

祭禮隸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

金輅以賓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音駢僻

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
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入之所惡去側者姦邪
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
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
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
除府史胥徒而也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
伯固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
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
亦庶幾有見於此
惟吉士見巧令便如為凶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
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
家拂士曰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音咀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
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貶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

汝無此近小人克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甚惟貨其甚若時瘵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予罔憲

尋憲常洪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弼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求弼而不及於承馬

串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
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
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
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
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以流鞭
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
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詆羌兵食不繼建為入
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音扶殺入及盜之
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
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
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雙財賈民勞至

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
歛去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
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
云爾又按書傳去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
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宋子曰呂
何說得散漫直從禹民蚩尤為始作亂道起
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
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問贖刑
所以寬鞭朴之法則呂刑之贖刑如何問呂
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
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
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然論五刑不贖之
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不言古不
贖刑其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
取所謂甫刑之意是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攷那贖刑如古之意是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惟皇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如流有罪之屬皆流竄但有鞭作官刑也志法之
教刑便是錢使後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
變年無錢是他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
多不稱刑者不可不知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
申不與我刑者不可不知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
號名之追稱南刑若叔虞未改封南如詩以生南及
作晉世家曰此書穆王之言與南適荆與楚殷與商
王冠言於王典刑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者呂侯為
訓四方司政典刑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者呂侯為
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者本於德用刑
實為此篇之綱領

惟皇命與惟詛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
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
無厭聲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
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
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
荒度土功荒當屬蜀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
也蘇氏曰王享國百年荒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
是耄荒為老年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
矣立五十五年而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
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與彼同○新安
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舜典云朕在位三十
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
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
作刑也荒度之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以備
荒迷也荒度之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以備

得之矣詰如詰女姦隱之詰○臨川吳氏曰呂侯為
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者因諸侯來朝王
使召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穆王嗣位時年已
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詰治也揆
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冠賊鴟義者竄先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軍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弱
重災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
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
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

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刑耳

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

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苦民○唐孔氏
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
舊常則九黎在少昊氏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
苗復九黎之惡鄭氏以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
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
苗民斷獄並苗民前無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

刑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按呂氏謂古未有五
刑自稱象以制之然後聖人始下刑而用之非也
舜典稱象以制之然後聖人始下刑而用之非也
舜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文方及誅四凶三
乃效充謂舜以之理鄭而斲析而用其刑作五刑
譏之用其孰謂舜曰作五刑之威而斲析而用其
而謂紂有罪五刑剖心即古之鑿刑必曰又暴虐過
天討之罪五刑剖心即古之鑿刑必曰又暴虐過
而謂紂有罪五刑剖心即古之鑿刑必曰又暴虐過
以謂紂有罪五刑剖心即古之鑿刑必曰又暴虐過
氏曰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處擅自長雄雖川
其國刑比舊五刑命而為諸侯也其處擅自長雄雖川
雷之刑比舊五刑命而為諸侯也其處擅自長雄雖川
法也殺戮大辟也刑命而為諸侯也其處擅自長雄雖川
并制之或曰別字設為刑也皆斲也其法非一而謂
者無辭無罪者有辭也民承罪者也凡對獄有罪
又制以刑改作五刑之刑為法大辟尤之暴不用善而
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刑之麗於刑不分輕
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刑之麗於刑不分輕

民與昏漸泯民禁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
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
莫非腥穢也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
惡之孰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
發腥穢也陳氏曰周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

書經大卷
周書十卷

腥穢之厯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
刑之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由民命。伯夷禹稷陶皆
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
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重直容及下並司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常鯨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曰夫
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
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
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
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
人心之所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
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辨限絕地。夫之通。嚴
幽明之分。聲君。黜蒿妖誕之說。舉皆屏。群后
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由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鯨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

書經大... 卷... 三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及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懼，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

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當庶也。

果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

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信

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夏氏曰：九州各有

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臨、川、吳、氏

曰：伯夷，各前，崇，伯，各，禹，稱，伯，禹，也。稷，封，於，師，以

有，師，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憂

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眾，兆，民，伯，夷，教

民，以，禮，為，司，空，治，水，而，不，入，於，刑，併，絕，斯，民，入，刑，之

路，也。禹，為，司，空，治，水，而，不，入，於，刑，併，絕，斯，民，入，刑，之

各，主，有，各，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

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

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

也。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皇陶為世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
教以祇德也○果氏曰皇陶不與音預下三后之
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
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嚴于民皇陶不與蓋
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
為輕矣觀舜之稱皇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
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皇陶之刑勢不得與
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實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
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
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
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
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呂氏曰苗既過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
服之不常元惡過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
考之書可見當時承區充之變妖誕怪神深溺人
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
未易勝伯夷復降天地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
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祀典使知天地
所謂折民于刑也然不自知本者現之蠱惑消蕩
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體

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為善其吉微
美自伯夷之明在陶之制於民之為精也自
穆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於民之為
之史也其事耳蓋新陳氏曰鯀寡得言其害於
問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引德威惟言其害於
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天地帝畏德
次利夫伯夷始命皋陶以之禮又命禹除民害
民期以然後德勤德為刑之必且命之德而
必合於中以德與中德曰有德惟刑無網德之
也曰成于五刑之非德曰中德惟刑無網德之
中以咸庶用也刑曰非德曰中德惟刑無網德之
非此意謂呂刑也刑曰非德曰中德惟刑無網德之
以帝舜之世能上者明也而能極其君臣之德
言者發也而能上者明也而能極其君臣之德
於中民也而能上者明也而能極其君臣之德
不待教之感慕於外無遠弗届之容而能勤於
而能治以德為化民之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
為輔治之法傳所謂本初非以刑殘民而必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已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
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
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
大人公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
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

周禮卷之十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令

之言者蓋欲當時典獄之官取此以爲法也
一者如非克享天能折獄者亦能制獄者亦能
狎妄非者乎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獄者亦能
在制人謂之元命作之獄者亦能制獄者亦能
能制人謂之元命作之獄者亦能制獄者亦能
代而公則善而惡有以不見人心之至公或以
出於公賞善罰惡而人以此理裁之傾覆有以
至公賞善罰惡而人以此理裁之傾覆有以
此心天此理吾見上諸口以之無所折辭宜無
有諸身也擇而見出諸口以之無所折辭宜無
愧不待敬而畏之諸口以之無所折辭宜無
者也推敬而畏之諸口以之無所折辭宜無
無所慢敢或縱其不詢於心也敬者事無致其
心無所慢敢或縱其不詢於心也敬者事無致其
官非惟不怙此其勢加富而齊其未者矣○陳氏
馬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未者矣○陳氏
威者法所未易加富而齊其未者矣○陳氏
者無所不怙此其勢加富而齊其未者矣○陳氏

刑書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上且何休天富威而吾一心中斯爲得之念也
下何休天富威而吾一心中斯爲得之念也
我配天澤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之配天澤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身無擇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擇言口無擇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敬言口無擇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配言口無擇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大命自作元命制人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則命自作元命制人天德克於我則天臨之非元命自
壽制之乃天之誠存於斯人者今與獄者大德也
絕於外則惡念滅○陳氏曰俗衰○張氏曰所謂
生於外則惡念滅○陳氏曰俗衰○張氏曰所謂
獄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天意如所下而
天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天意如所下而
能與天合德如此則言而後言○夏氏曰所行之
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夏氏曰所行之
無擇言在身而後言○夏氏曰所行之
者如此爲利誘曰欲威不復屈富不能非爲
者如此爲利誘曰欲威不復屈富不能非爲

刑書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合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言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
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由乎

觀

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罪聞而言伯夷者探本
之論也麗附也苗生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
言人偶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
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音洵而
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陳氏
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
獄既新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及虞廷之刑
也欲典獄者有所謂監懲也上章言苗民及虞
播刑之難強通或謂降監懲也折絕民於刑是乃
訖威訖富相照應優於諸家不蠲不蠲分說與上
也○陳氏大猷曰臣自古酷吏如郵都審誠其所
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
子孫者上帝不蠲也

周書卷之六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我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夫

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或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

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
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呂氏曰慰者非得其

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嘗情而後刑雖曰不以負其
其情時刑也罔或戒者必嘗情而後刑雖曰不以負其
當重者輕重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當輕者重者無愧於三德之剛而不至於太懦所
偏倚如足無愧於三德之柔而不至於太苛所
章宣刑是則足無愧於三德之剛而不至於太懦所
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德
也非刑也福也敬也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德
蓋勤自慰也勤而不可也於能勤而不可也於能
天以齊民而可勤而不可也於能勤而不可也於能
人無一定之罪也蓋有刑不日之勤固善也或言曰
在我而在於人爾蓋有刑不日之勤固善也或言曰
不知上天之心惟在於刑諸侯均有一日之勤固善也
以奉承之而不慢之心惟在於刑諸侯均有一日之勤固善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公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
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
逮之也曰何以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

用刑也敬故其臨事也勤辟宥不可不敬則君之命
敬刑惟當以成其德無不敬則民之亂無不敬則君
無不敬則民之亂無不敬則君之亂無不敬則君之
君受其福民之德無不敬則君之亂無不敬則君之
又豈非勤敬之效乎勤敬之效乎勤敬之效乎勤敬
以此勤敬為用刑之道也

不可不盡心也

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

曰及秦漢間謂之大獄有逮萬人者敬之曰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長短咸寄於此○敬○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刑之德寓焉○審矣○重○臨○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謂之詳也○當○敬○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人乎何者○當○敬○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用刑之謂曰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氏雅言曰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以安民謂之刑而曰民安矣蓋民安則生
言何所度而刑非及言何所敬而刑非蓋道何所擇不
敬何刑能敬而刑非及言何所敬而刑非蓋道何所擇不
能敬刑能敬而刑非及言何所敬而刑非蓋道何所擇不
以敬刑能敬而刑非及言何所敬而刑非蓋道何所擇不
邦之致其疑有三言非者設為答辭以致其決當時有
擇致其疑有三言非者設為答辭以致其決當時有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字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
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
核其實也乎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
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
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
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
而宥免之也○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
必衆聽之也○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未至
者謂證復欲其備蓋不當逮者不可固欲審度而兩
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者因情而來法故有不可
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謂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孔氏曰五過之病出入法者同○呂氏曰刑降而為罰降而為過罪與犯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簡字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且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夏氏曰簡字有辭五辭簡字之意而此簡字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既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適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之皆敬天威也○臨川吳氏曰有疑而當赦者所且審克之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於容貌有所考察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不當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於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書經 卷一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公百鍰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

罪刻額而濫之也鼻割鼻也非刑足也宮淫刑也
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音環
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
也二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
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
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
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
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
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今按畢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
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

亦謂之刑也...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刑者... 罪者... 罰者...

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
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
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而文吏以五百餘人沒財物
邊安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蘇氏曰物如
我心也法國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之察如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為號合國法乃為之
黃鐵辨典金作贖刑者則以黃金蓋古人贖罪
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齊之宥過無大康
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
服上刑齊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情者是

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
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用官刑新國
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
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
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
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
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
而不可紊問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張氏曰殺人
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闕駁不
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
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刑亦
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
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亦當以情為權而論疑
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

殺人所殺如婢也非適人上適輕乎罪最上刑如詬罵然
刑所為重也世輕世重治亂世變而刑為輕重也○王曰
情重也輕重世之治亂世變而刑為輕重也○王曰
為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論而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變而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刑亦當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刑重亦當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不齊亦當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次齊亦當各異於此理而情有陳氏謂齊以不齊也○
截乎其倫則易其法之私意為之也蓋自經之異
變而為之不可易其法之私意為之也蓋自經之異
之當而為之不可易其法之私意為之也蓋自經之異
者觀之變法以已當於私意為之也蓋自經之異
之同者觀之變法以已當於私意為之也蓋自經之異
不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於人情世變無不通於人情
有不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於人情世變無不通於人情

刑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
明啓刑書存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刑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

罰以懲過雖非致入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佞口亦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温良長
聲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

書經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四

獄者當釋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
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
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
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
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成庶中正
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其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
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生備有并兩
刑者言生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去之也此言讞言上獄者
當備其辭也

○林氏曰倭人禦人以口給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
謂反乎吏曰君曰縱不反地即反地也其無不在
中則不忽○林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其無不在
敬則不忽○陳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其無不在
不當自足以為己未中者見中於上謂一備載罪者
罪之輕重事情之法并具上之不可飲器兩刑於上謂一備載罪者
○陳氏曰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於上謂一備載罪者
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網安百姓言
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網領也自
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言折獄而用法也自刑之言
楛變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
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

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
或私家干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求良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
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
者思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
斯民汝實任責你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
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

亦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
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
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
之命爾此輩文有未詳者姑缺之張氏曰官伯官
元命配享在下今日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乃配外同族於○唐孔氏曰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臨於外同族於○唐孔氏曰天相民作配在左傳云異姓
致富成私意故欲無成私家為同族姓為異姓
曰不可用私意故欲無成私家為同族姓為異姓
於兩辭之中以罪為囊索窟穴者辭家云者出沒變化
乃所辭以聚之中以罪為囊索窟穴者辭家云者出沒變化
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當獄而陳氏大獄曰明清以
罰不極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自刑無復蒙善

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
以訓之德於民者惟此刑焉○前已論之
敬與中者謂有德如君子不家於喪之
家于獄如君于刑之喪也○命罪無或
乃性命為罪之所在開繫惟輕人在命
大繫謂而富若可成
不中命而偏罰之蓋以人輕之為命
酷則欲使將無所畏容之為天在罰
善之政在於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
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
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
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
言以結之也孔氏曰曰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
是中也者也臯陶明是中也呂刑有無窮之善名○
勉是中也者也臯陶明是中也呂刑有無窮之善名○
爾何所當監也豈非德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
譽欲以名而可也○或曰非有德所以為刑者有意于
民失其受中之性也○曰非有德所以為刑者有意于
德于民所受之中也○曰非有德所以為刑者有意于
生未嘗不善其刑人然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曰雖曰不嘉
師刑雖主於善刑人然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曰雖曰不嘉
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為之說曰民之不

謂之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
則道矣皆刑合乎中理而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
也刑以觀祥所告之祥也明前告爾祥曰嘉師良
欲命呂刑觀于所告之祥也明前告爾祥曰嘉師
罔蓋穆王刑觀于所告之祥也明前告爾祥曰嘉師
有欽之以訓鳴呼欽入哉之辭其變非且心責臣
心不繼血戒者不盛駟入駮而畧四其方幾至亡
日預知徹戒者不盛駟入駮而畧四其方幾至亡
祭度以刑成三訓與夫而敬忌罔有擇其言願篤
雖周道自成是而衰然罔命之書專主乎欽人刑
捨專主乎敬而衰然罔命之書專主乎欽人刑
文武成康而無一言者穆王之命君牙曰周書未
於訓刑之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舜典有故遠取其
竊刑以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舜典有故遠取其
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非孔子作

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刑而宥之矣
鞭扑之輕者乃許以全其贖所以養其愧而心
乃以刑自新致罪以罰為災肆赦則直其愧而心
而刑其贖非罰若于緩則雖在疑赦皆不刑之而
五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雖殺人免於贖
死而不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雖殺人免於贖
然不見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雖殺人免於贖
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有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
宜由宜之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租
鬯音弓失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會文古文
皆存以信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
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由也
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

平王止於苟且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
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
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
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見於
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苟能
自是振綱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公
而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魯隱公
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子何至魯
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畧無立志全不以網常
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師歸惠公仲子之
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此已於不能善始
申候大戎叛逐而君臣父子之綱淪成於招
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此已於不能
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
於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
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
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
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
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主得安在位張氏曰天子同姓稱

書經卷十

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惟自氏曰水緩在位對上先祖懷在位而言乎王
其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哀哉為樂奄然無氣如此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備擇我于艱

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
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
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代人汝多

所修完扞禱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刑與詩言儀刑文王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
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

詩經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去聲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
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
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扶又興也宗周傾覆禍敗
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音踐然今其書乃旋
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去聲曰厲王之禍諸
侯釋位以間去聲王政軍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
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文記幽王娶於申而
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
怒與繒西夷大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
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國德

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
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音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何恠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
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
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宋氏曰文侯平王腹心之
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讐可知也乃使朝廷
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音地得非用成王寧重者矣○
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接
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
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則新嘗
足曰歸視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處自以為
一曰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罷矢百馬四匹功已
報矣曰往哉柔遠能迓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
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周其終於東乎○林氏曰
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周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
 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
 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無不
 申伯用張仲山南其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無不
 見於書意宣王仲山南其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無不
 取命太史所藏斷自附益於其後刑而亂列國既
 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刑而亂列國既
 曰鄭書有之曰安定而附益於其後刑而亂列國既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馬先左傳鄭子
 國皆有書夫子爲寶惟善以爲寶是馬先左傳鄭子
 曾得費誓於秦得秦誓西見趙簡子於河而反未
 行不初秦王曰秦得秦誓西見趙簡子於河而反未
 之也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而趙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何同其重氏曰此篇書體與
 耳平王之命蔡仲之命何同其重氏曰此篇書體與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孫宣王承厲王之建此爲
 繼之荒淫失道報不戴天之王苟能赫然發憤
 率天下諸侯以與之不共戴天之王苟能赫然發憤
 敵王所愾而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
 知務此東遷于洛維晉馬依自幸於苟不復

○費誓

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
 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昭以政
 深嘉之者不文而紹乃汝多修方叔召虎之功不
 祖刑文而武而紹乃汝多修方叔召虎之功不
 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者果若先于之艱耳不知
 時而遺之往資以亂之者果若先于之艱耳不知
 於爾而遺之往資以亂之者果若先于之艱耳不知
 是爾而遺之往資以亂之者果若先于之艱耳不知
 錫命諸侯文武之遺而夫我君我父我王何謂哉
 未命諸侯文武之遺而夫我君我父我王何謂哉

費音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
 費誓衆故以費誓各篇今文古文皆有○呂
 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
 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其整暇有序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

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
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朱子曰費誓秦誓亦

屬○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

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梅過

自誓之成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

商魯之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

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

云封周公於曲阜地者得專征之記明堂位

大國不過百里云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以周之

侯內更有諸侯之郊也○蘇氏曰費在東海

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如費非魯東郊

之序言成王東伐○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

伐淮夷魯伐徐○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

○徐氏元度曰惟徐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

非承王命故我惟徐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

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守而無志於戰王者

召周武王崩於二監及淮夷載於大誥命世

自公至宣王載於江漢徐方緝載於大誥命世

小冠也禹之家學見於誓周公之搖動非武

於費誓啓之嗣學見於誓周公之搖動非武

驟當徐夷是以知其公之學蓋本末具舉

而無所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書經大全

周書卷十

費

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魯徐戎並起故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興祖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穀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喜

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

也王肅云敵楯堅尹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

淬取內反謂燒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

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善簡汝

甲冑冑兜鍪也蔡汝汝也○唐孔氏曰世本云少康始有鐵兜鍪蓋之文古作甲冑皮秦漢以來

今惟淫舍犴牛馬杜乃獲敵乃奔無敢傷

犴犴之傷汝則有常刑犴音谷獲音化敵

淫大也犴閑牧也獲機檻也敵塞也師既出牛

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塞其獲奔一或不

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

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澤險阻屏翳有

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言牛馬在犴

詩經卷之五

五

遂以犄為牛馬之名禮宜氏掌為奔獲獲以捕虎
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机其不能出其躍而出也奔以
捕小獸穿地為深坑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奔中也
奔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奔中也
奔不設机為異耳柱攸皆閉塞之羨○張氏曰牛
馬為車戰及負載之用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
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
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

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

垣墻竊入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

之事唐孔氏曰在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
故軍以各居其所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
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
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

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知文音初文

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令
之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
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外曰遂天
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
植榦枝築之木題曰植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內
邊墮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
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
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

為急故皆服大刑植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
致便也夏氏曰不言淮夷蓋前已言之○唐孔氏
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五百人為一鄉則諸侯六國三
軍亦出三百鄉也諸侯之制亦當鄉在內國三
郊外此云三遂意若指魯之三郊謂三鄉也○
所謂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三郊謂三鄉也○
有則可謂之遂然苟指魯之三郊謂三鄉也○
其曰三遂之意蓋夷戎為寇東郊有正受敵外為遂
此郊三遂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諸時則使敵處為遂
把曰常刑之民蓋取給於不調發諸時則使敵處為遂
之伯禽為侯也○臨川吳氏曰刑時糗糧也無餘刑氏
蓋自費持蓋侯伯也○臨川吳氏曰刑時糗糧也無餘刑氏
遠國所繼則牛馬飢疲故存之於服也○
若國不繼則牛馬飢疲故存之於服也○
此在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服也○
猶在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服也○
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

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摹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在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術乙伐鄭晉蹇叔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春秋傳公二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胡氏安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春秋取晉君而以欲視秦之所與氏炎曰書之所取春秋不得赦其罪春秋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季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陳氏質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杞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以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尚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新安陳氏曰此篇了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存其能悔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克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累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若子民說自是設人情多要安免之意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夏氏曰若弗云來夏改過之無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已思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

思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也而思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孔氏曰人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思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音皮
奮奮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佻佻翼翼

獨五音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 仇仇勇貌 截截辨給貌 論巧也 皇違通 旅力既行 之良士 前日所詆 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 幾得而有之 射御不違之 勇夫 前日所誇 過門超 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勇夫我尚不欲 則辨給善 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 說者我違 暇多有之哉 良士謂塞叔 勇夫謂二帥 論善謂杞子 先儒皆謂 穆公悔用孟明 詳其誓意 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葉氏曰 番番如世稱 繇然 〇王氏十朋曰 番番

申伯番番同 仇仇與崇 擯仇仇同 〇陳氏大猷曰 旅齊通脊骨也 不違中 度無失也 〇王氏炎曰 言變亂是非 君子不違 而後往 往為其所奪 故易 辭〇新安陳氏曰 穆公 悔過不力 改過不勇 已可 窺其微意 於辭氣之間 曰尚 猷曰尚 有之尚 不 欲 當謀急 謀當於 辭氣 之間 曰尚 猷曰尚 有之尚 不 欲 子訓過 勿憚 改 謂有 過當 速改 不 欲 何 以 尚 為 朱 三味尚 之一 辭 優 游 緩 慢 且 其 悔 用 孟 明 而 卒 用 之 悔 不 用 蹇 叔 而 卒 不 用 也 正 如 慝 公 欲 傳 桓 營 菟裘 而曰 吾將 授之 矣 吾 將 老 焉 當 授 即 授 當 老 即 老 豈 容 有 所 謂 將 者 乎 二 公 之 遂 非 逮 禍 可 於 尚 與 將 之 辭 覘 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負谷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古註無容
焉之焉字

書經大雅

卷之十

五

都玩友

于且友

哉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木學作介斷
斷誠上之貌猗語辭木學作介休休易直好善之
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
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陳氏大猷曰
人之技其無枝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也曰其如口之稱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限才者之好慕
己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善優於天下况魯國
乎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也善於天下况魯國
乎用之意已之能而在於容天下之善如有一介臣

善於已而後能容人休休有容人之量蓋惟無
於人之彥聖則已而後能容人休休有容人之量蓋惟無
彼此之殊其口之好好也若德誠發於心而在已之能也
是非之真能容人好之則量者乎人君致而無表裏之異
子孫之利而必能廣致賢以圖治功於此能得是臣
人莫能保之蓋樂於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利
亦莫大於此也蓋樂於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利
德為無窮夫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
國者遠也集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三十五
周禮百十六
五七

書經大全十卷終

書經大全

卷十

九

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而又欲
 其改且殺過者至於戰不敗秦自以不為功矣何人而
 必死其肯悔乎戰也濟河之師以何為哉○季氏養
 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命而秦誓附焉蓋
 世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秦誓附焉蓋
 王迹煥書附秦誓而霸畝與周遷洛邑而周命弱
 秦得鑄京而秦誓而強秦誓見穆公之見平王而周
 父忘讐恥也如此此讀秦誓見穆公之見平王而周
 任賢去邪也如此此讀秦誓見穆公之見平王而周
 列國而秦誓附焉秦於秦每於秦又且於詩書之末以
 春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見又以其尊周也
 下刪詩作春秋之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而國史於所
 錄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而國史於所
 秦蓋取其善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而伊尹之訓成
 悔而能改善之善者非聖人誰能無過而伊尹之訓成
 王內詛而外昭文公以武之基不墜矣悔而禮成湯之
 成矣以詛而外昭文公以武之基不墜矣悔而禮成湯之
 公之諫後昭文公以武之基不墜矣悔而禮成湯之

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不報君父之讐
 者人君之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王之輕信
 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遠矣叔之諫至於喪師辱
 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
 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
 子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
 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堯帝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宋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是讓于舜後方為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却說歷代諸難是為要受讓而作也○政事之始終曰宅謂居而有之為光宅也○林下猶言光有天下○起語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下猶言光有天下○起語如語之辭書序古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之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又按維音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堯遜位虞舜不合厥美帝功萬世載之文與今書序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序語如此今書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書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帝釐下土方設厓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堯舜側微也歷試偏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共九篇彙錄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
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
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按十
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朱子曰方設居方
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為丘言九丘也劉原父
云古文丘共相近設為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
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妥曰書序本無訂擾今引
來解射無以考中○孔氏曰順其文為傳耳此皆
經也射無以考中○孔氏曰順其文為傳耳此皆
知也射無以考中○孔氏曰順其文為傳耳此皆
類也射無以考中○孔氏曰順其文為傳耳此皆
陳氏經曰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也
地居民○新安陳氏曰按七書序尤不可強解始
餘並做此耳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臯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
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
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
禹臯陶之精微者哉朱子曰大禹謨序帝舜申之
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設臯陶矢厥謨禹成
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
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
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常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
乃三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
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

書經卷之九

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而禹命之因復
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
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問低手人作
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臯陶重說
將申字繫禹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重說而
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
二字便是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
人都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
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唐氏曰先
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雨說一謂
水源皆出於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
一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
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禹任
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宜而不責其所

啓與有扈戰于其之野作其誓

無是謂任土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
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
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
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
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
作乎

大康失邦兄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謂梧馬

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為一篇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謂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葵之類復加以序則為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董氏曰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又誰與

羲和湏淫廢時亂曰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攷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長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湏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或曰羲和至夏合為一官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曰紊甲乙之序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湯好子嚳亦都亳帝告疑即帝嚳釐沃沃沃饒之土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考二臣名五篇亡新安陳氏曰后五篇皆商書其次在湯誓前今遂開夏書末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陜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威一德亦曰惟尹躬賢
湯咸有一德陋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
自陋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
以啓其陋歟問湯誓升自陋先儒以為出其不意
之興決不見而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
之與決不見而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
迂路大抵讀書須味其要處如食肉畢竟肉中何
滋味有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此書傳中如
少者皆可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此書傳中如
此者皆可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此書傳中如
後事之實猶泰誓師曰固當然○蘇氏曰升而
蓋以非為戰鳴條非如其誓敢誓臨陣誓戰地之序
時誓言非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為
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
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
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
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元唐孔氏曰疑
名○程子曰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
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
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
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
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

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
又作疑至臣邑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
遂亦不遷商社所以毫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
蓋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為可卒也不可縱以人
言而不可主
之者亦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朶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
人所急篇云也○孔氏曰桀走保三朶載寶而行棄於三
朶○彙氏曰非貪其實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
異為寶可知矣○陳氏傳良曰寶玉夏侯氏之璜
之類也○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成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季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
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
順天命應人心不逆不殖官賞與賢共之非貪一
世之利為己私此心彰信又止於一慙哉廣哉斯
言是念日新厥德否則何但止於一新非取仲虺之
言而誰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

唐

一篇云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
白明居民之更始序意欠明或曰咎單為湯司空孔氏
法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
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
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
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
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及疑孟子所言與本
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祖后二篇云○吳氏曰本
申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
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

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
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
亦不當稱祇見也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肆命陳天命以戒也祖后陳性
古明君以戒也○新安胡氏曰按湯后有外丙仲
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註朱子
孟子集註亦云二說
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
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
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

葬之地固是無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
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新安胡氏曰：思
言也。○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歸其不何曰太
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
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歸其不何曰太
馬此所以為伊尹。○董氏曰：伊尹之命而歸其不何曰太
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宮為太
放桀于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
也。

訓

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答單遂伊尹事作沃丁。

聖甫謚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
至沃丁五十三。年。○蘇氏曰：答單訓伊尹事。猶曹
參隨蕭何規也。○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專訓
沃丁也。○季氏曰：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為代

之人而伊尹周公
之葬獨紀於書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

注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
則為福。應以不德則為禍。○新安陳氏曰：咸又告
能又王家也。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咸又告
一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按史記亳有桑穀
政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
興。以朝晏罷。問疾吊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

仲丁遷于囿。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

曹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大甲之子各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
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平
成臣名蹇相耿皆地名蹇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
卿河水所毀曰祀凡十篇云新安胡氏曰仲丁太
甲仲丁弟相即今相州祖乙可置甲子○新安陳
氏曰按商本紀祖乙嘗遷于邢汲家書云盤庚自
奄遷商未可知孰是下篇云于今五邦亳蹇相耿只
四處耳豈祖乙嘗兩
遷耶今不可考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次是有怨作盤庚三

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
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於古罔知天
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攷
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
蹇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
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
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

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傳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雒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雒載籀有所傳歟然經言典序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

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

之訓篇云

孔氏曰耳不聰之異○胡氏曰一曰孔謂耳不聰使雉在鼎足為足不怠乎或謂

將居三公位亦繫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

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

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

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袁氏曰周人乘其勢

以戡之勤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武○董氏曰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錯

殷既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董氏鵠曰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一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

紂一作殷

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文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

紂作殷

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伐紂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
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新安陳氏曰
月三祀王訪于箕子為證則十一年之誤可知○
按此之一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午千二
之戊午也經之十有三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非一時一字誤顯然矣○董氏曰豈理也哉
武王我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
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
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
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新安陳氏曰

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
人也○董氏謂曰經魚我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
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
序與孟子蓋亦本於此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
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

意也程子曰武王不殺紂紂死而武庚不立而箕子必不

從武王歸序未其始末以明其子歸周之意○曰

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

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之大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

天以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命法事之重一也為臣僕

歸以字不當深玩箕子自言服歸周之意又曰以

又言我見不顧行遁其無臣服歸周之意又曰以

箕子歸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

王言之歸以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

見其道統在身欲遺乾百王未嘗喻其不欲歸周

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左傳昭公

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中五年傳曰

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

也○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

氏矢之類用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孝也

以祭器為重故即宗彝以該其餘乘遷之始乃

得之成洛之後聖一貞又侯得之乘遷之初乃

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與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孔氏曰巢伯殷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

威德以義來朝芮伯陳也○李氏祀曰巢為卿大夫陳

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也湯放桀南

巢巢人納之商封為伯亦朝書始來朝也○商亡而

周興於是始來朝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

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

其朝又未可保旅巢命中之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王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櫃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為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

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

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為親者諱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作微子之命

徵子封於宋為湯後
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絕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壘也。穎穗也。禾各一壘合為一穗。萬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云：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年同。史傳無文，不知在嘉禾名篇先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三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歲，金滕之禾，也。禾者，和也。天地之氣，所生也。後世同穎之禾，襲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義，乃君臣和同。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滕，誠也。禾為之起，及居臣之疑也，禾又為之。異畝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亦王之真。

果無二通于天也。一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

耶一作也

不可必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耶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詔

誥

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畧之非詳見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

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何來以圖及猷卜以前耳該不及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

士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為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題篇新安陳氏曰

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自為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

周公作無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

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

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啟之也新安陳氏曰書中畧

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首序之陋啟之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

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篇云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營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後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召告

公將蒲姑

作

史記作薄姑篇云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後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遷來自奄矣以序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謀未嘗敢專也○李氏把曰貴州于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

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

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又矣而於此復言何耶新安陳氏曰序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好序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二為東國曰肅慎氏東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

畢告周公作婁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

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

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武王葬于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美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與序不墓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葬也成王須其意不從其葬使附于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陳氏曰分正分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也小序之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
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大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
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附見武成篇○
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必有缺誤孔
傳以為得之而未子非之何也又曰大意謂王命
任畢公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
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
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呂命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
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
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

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出侯竊葬與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為句疑有缺文○新安陳氏曰舜典載舜陟方乃死夏史所載古文亦稱為夏書作序者遂云夏贖刑

平王錫晉文侯程瑒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有圭瓚故經不言歟

孔氏曰以圭為杓柄曰圭瓚酌秬鬯之於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王為之賜以秬鬯以於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王以秬鬯錫以秬鬯以於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王以秬鬯錫以秬鬯以於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王

以我周東遷於晉馬依已位苟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春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之矣○鐵鉞然後殺未錫圭瓚然後為鬯賜弓矢然後正賜則文侯自為鬯是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者天子周室陵夷實自此始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誠出於天子則唯器與名不可假人昔自鬯圭瓚使於前則商王受以賜之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

費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如漢烽火通耳泉而棘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
秦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
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新安陳氏曰穆公名
孔氏曰崤晉險地在弘農滎池秦鄭路經崤關而
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
傳僖三十二年○歸軒邠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
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
任好卒而乃稱穆公此
决非孔子筆削之例

書經後序十卷終

大尾

